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聲淵

姪孫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壻蔡之琪

曾孫 應菊蕺板



誌銘類

明迪功郎襄垣縣丞鐵峰冷君墓誌銘

君諱粹然字性夫先世青州人至正間有啟元者以功授秘書監食邑膠西家焉君始祖也父栢以德賓於飲射母傅氏弟煥然舉於鄉爲臨邑令妻樂氏子男二重光重耀俱有聲黌序重光給膳食焉女三長適武舉人鄒師孔次適王詔爵次適庠生匡受業孫男四女二曰福良曰福仁曰文姐重光子也姜氏出曰福善曰福德曰兩姐重耀子也李氏出君以正德癸酉生距卒爲萬曆己卯年六十有七其家世可志

者槩如此先是甲戌余令襄垣明年君以承牒至丞令貳也民社共之不卑而君常怏怏間出其歲試時學大夫所刻經書二義則君名士也君歛歔不目任曰余豈卑丞丞欲爲士世不士丞耳是年方岳劉公藩三晉自襄垣入君郊迎稱以師公訝之已入館問余曰吳哉丞之稱謂也何居余以問君曰某昔應科日時公實監試事卽不第固已望門牆矣公大笑曰丞之耻於自屈也士矣哉然隱隱銜之君憤惋慟哭曰粹然生鄒魯鄉誦法孔子孟而蒲伏稱人如吏卒臧獲語卽罷且死不敢失口以羞士林又明年余移官



雲中君送余境上泣曰粹然偏強得不失此五斗祿則惟長僚是賴公出鴈門吾亦歸東海矣歲丁丑直指公行部果有讒君於左右者君知之不告而行呂氏坤曰冷君豈不誠士君子哉他無論直不非禮狗人竟以獲罪余僅僅見若人矣獨怪夫上之人童心俗識必欲丞簿之祖已也何故哉彼其以僕隸事我而尚可責之以士君子之行也余因冷君而痛世之夸鄙者謬以自尊也君卒之二年是爲辛巳重光者舊以通家子識余於襄垣乃走京師請曰不祿先人待一言以遊於地下先生若念前魚願銘墓門之石

俾先人不速朽且曰我先人孝昔大盜之入境也居人趨避難里舍爲空而吾祖未之葬也先人曰父柩在是吾安往我先人友與吾叔父皆六十餘年以死未嘗異田宅我先人敦睦親族有欣戚不啻在身乃宦遊終始則先生悉之矣孤復何言余與君爲長貳而重光不遠二千里以來子情僚誼卽不文何可辭銘曰彼躐躐者而貴而榮此孑孑者獨坎壈以窮嗟嗟彼或兩失吾得吾一孰不百年乃枉其尺矯矯冷君不窮以嬰爾瞋爾目爾獲實多

雷侍御慕菴墓誌銘



雷侍御慕菴者名士禎字國柱陝西朝邑人高祖遜  
曾祖景瑞祖寬父世濟皆古樸忱悃不斷其天世濟  
以侍御貴贈太常寺博士加贈監察御史娶韓氏南  
京兵部尚書韓恭簡公邦奇仲女也兩封太孺人以  
嘉靖乙巳正月四日生侍御於新市鎮侍御亦娶於  
韓兩封孺人再娶於韓皆太孺人從兒女也侍御生  
六女一適廩生劉捷一適孫應第一字大叅范公某  
之孫鉉一字大叅郭公性之之子宗昌韓孺人出一  
字馬戴一幼未字子一曰壯妾王氏出侍御以萬曆  
巳丑十月六日卒卒之年壯甫四歲耳郭大叅以女

許之華州王太史庭謨議托其家於侍御之兄子雷  
奮雷揚不終所托同州馬光祿慥曰侍御亡而孤幼  
非余其誰恤乃內壯而恤之命劉捷經紀其家又十  
年侍御之門人上蔡令李君用中以光祿所狀侍御  
行實委余銘余與馬光祿郭大叅皆侍御同年友也  
立孤委室情義所均顧遠無裨於侍御而寘石之屬  
余何可辭狀云侍御天資警慧五歲通數學六歲入  
塾塾師莫能難也能難塾師九歲受學於韓恭簡公  
恭簡大奇之是時楊忠愍公繼盛以言事謫狄道過  
恭簡談時事髮上指冠侍御諦聽之義勃勃在面忠



愍去侍御嘆曰忠烈哉是人我輩不當如是耶恭簡  
大驚喜謂門人張明傳是兒也必以諫顯顧激子其  
裁之十歲爲文不勦陳語經史諸書人目輒不忘一  
日與羣兒過染舍入籍所染中染人大慙恚侍御爲  
書之染人半信疑比染主來索一一不爽隆慶庚午  
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第受太常寺博士太常無  
掌故侍御曰是天子禮樂之司也弗志後何以徵作  
太常考胥史弗之便也寺臣便之

九陵宦者以祭器冑水衡錢乃蔽闕不爲理侍御偕  
禮工二曹郎往叔目之宦者懼出二百餘年積廢器難

曹郎曰悉爲我新曹郎無以對侍御曰器受實器數  
如實數指牲匣謂曰大牢三今牲匣九可盡新乎宦  
者語塞是舉也用器皆新而所省不貲曹郎始嘆服  
立朝無所依附太中丞李公世達重侍御欲引於銓  
曹侍御固辭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其門如市慕侍  
御欲識之侍御謝不見士論高之戊寅侍御將使命  
歸省會太孺人疾侍御親藥粥旦夕假寐者四越月  
竟不起侍御柴毀幾絕祭塋循家禮立新塋塋舊厝  
數棺始爲祠堂祀四世考妣成父志也壬午拜浙江  
道監察御史先是潘宗伯歸老新昌有欲藉爲神叢



者陰主爰立麻宜矣侍御毅然曰平章持政本卽伴食且不可安用覆餗人爲以白簡彈之是時馮司禮保秉內政潘其受業師也大怒人爲侍御危侍御顧不危也楊中書東明聞其事焚香拜天曰國有正人惟上帝其克相已而無恙中書又焚香曰正人獲保敢拜上帝之寵靈兩公自是始識面結同心云巡視中兵馬司中兵馬皆宦戚也宅撓法法不行侍御至令下如流水皆相謂曰馮璫且下氣何乃吾儕秋侍御監京關關節不到試典稱清尋督漕務前政密以求速也顧以擾遲侍御立法簡嚴曰我來速女耳女

速諸無所問及抵京通蚤舊運月餘薦漕吏一無所私武弁多以書于進者侍御抑之卽廉能不署上考競進之風少衰癸未夏余請沐歸里遇侍御於潞河時侍御喪內相對泫然曰禎未有見息室無姬姆寧能棄家作宦遊人耶宇內事悉以付兄禎不復出矣旣得請乃銳意載藉曰吾得從蠹魚老此書中何樂如之四方士從門下游者烏履常滿虛入實歸人人自以爲有得而侍御之道滿關中矣侍御天性孝友約已裕人博士之祿入薄侍御自奉猶寒士而養太孺人也如三公事兄謹財不較多寡惟讓事不較是



非惟默兄五子皆子視之訓誨俾有成每歲暮召親族會食貧者給菽粟有差侍御乏輒稱貸所識以歲例請不能辭如數給之嘗自笑曰雷生微生哉劉愛父執也終身執子任禮愛貧衣食侍御也如其程應登窻友也侍御登第日分以坊金之半伏臘棺殮皆取給焉劉嘉績好修士也來受學侍御解衣推食爲之娶猶子也劉亦曰雷師吾父云韓士儉者韓孺人之異母弟也士儉喪妻而女少孺人撫之孺人卒侍御爲擇婿嫁焉粧奩視女其親睦類如此隆慶庚午河溢漂沒甚衆侍御募人救之多所全活辛巳歲稔

人相食侍御贍其二族又煮粥以活邑里又倡邑里之能者煮粥者義風大振侍御平生聲色貨利澹無所營惟嗜義若渴饑故家無餘鏹病篤檢其篋得白金八兩而負債且數百知厚者不索償也餘皆罄產償之因自吟曰官貧囊篋不荒涼之歎猶餘債幾行嗟嗟豈不清德君子哉侍御於學無所不精尤精於字文六書七音得其奧旨嘗欲爲字學大全未果所著詩文若干卷無一言不根理道韓孺人年二十適侍御靜重專一舅姑賢之姊姒無間言昔在糟糠拮据生業侍御得肆力於學孺人力也旣貴無侈心生於



嘉靖壬寅卒於萬曆癸未享年四十有二韓氏婉順  
善撫遺孤萬曆丙戌來繼韓孺人明年丁亥卒距其  
生爲隆慶庚午享年十有八皆祔葬於侍御之墓朝  
邑人云侍御之生也南河公夢赤幟在門高四十五  
尺卒之夕宗人夢旗竿折適符侍御享年之數命矣  
夫侍御爲正人樹赤幟天實篤之而弗竟所施又胡  
以生爲哉匪侍御不幸也銘曰天佑民生君子大行  
天祥世道君子壽考嗚呼邦家之珍泉壤爲寶我憂  
用老

南京刑部主事申白李君墓誌銘

君名哲字申白永城人曾祖某封某城兵馬指揮祖  
琛巴州同知父良知武學教授封廬州府推官兄楠  
丙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君仲子也生於嘉靖庚  
戌正月九日丁巳余在永城館於君君甫八歲耳見  
客拜揖如成人英拔靜重余喜謂若翁曰是兒也骨  
氣不凡亭亭偉丈夫也自是二十年不見惟聞永城  
數名士則首李君督學試永城則一二李君云萬曆  
乙酉君舉於鄉道寧陵談世務口津津如歷談世態  
則欲嚙曰窮通命也利鈍時也須立得我脚跟定落  
得我本體在奈何爲身外物驅迫處余壯之明年偕



計吏上公車邑長以路金徵邑人金盈百餽君君毅然曰甫登一第我里爲榮無毫髮益而又損之非夫也辭邑長不可公白諸府竟辭焉已丑登焦修撰茲榜進士授廬州府推官盡心獄事纖悉不得情不罷僚儕曰成案耳安用認認君曰成案確無庸下我輩矣讞獄曰審具獄曰詳此我曹兩字符也衆服其慎而江南郡邑就理於君者自謂不寃矣推官兼廉訪六察之耳目寄焉君甄別賢不肖如鑑衡卽城社如山者署考如下吏當事者示之意君不從曰實然不敢不然惟明公察之當事者不能奪遂委罪君不辭

罪也故事都御史御史同城值并謁則先都御史同謁者以問右君曰不可得先者先之御史報門君入白事久不出都御史升廳畢待兩君不至闔門入矣同謁者謂君夕入當謝君曰無罪耳何謝同謁者夕謝君明日入不謝都御史銜之淮陰人語我云六安偶無守以君署君曰署官客也署署逆旅也不嚴必玩君御左右不寒而栗豪族魚肉小民無貫在六安八月采良安堵而不逞者鬱鬱布讒口矣君率直自信強毅敢爲曰我道當然若以人怨德爲張弛豈不樹恩直是愧此心有死不能耳是時永城三進士君



之兄楠司理松江黃君運泰司理鳳翔君司理廬江  
聲稱並起辛卯楠入爲御史甲午運泰入爲給事中  
丁酉君陞南京清吏司主事報至笑曰我徑情而慙  
自分宜爾歸省其父母拜堂下以親老不欲行封君  
強之曰季子及諸孫在終養無辭見行兄弟杜兩京  
以報國吾志畢矣乃行在道中寒以十一月十二日  
卒於滁州娶孫氏繼娶孫氏皆先卒再繼柳氏生一  
女甫三歲無子封君以季子之季子子之與側室徐  
氏蔡氏共守焉呂氏坤曰文言亢龍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伊尹以

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孔子以  
之君不撓之氣天植其剛儻得巷遇董宣汲黯其人  
乎十數年來鈞陽二連扶溝二何永城二李同爲進  
士同宦今皆喪其一焉豈中原淑氣能毓而不能培  
耶數矣夫數矣夫銘曰天忌盈月滿則缺物忌直木  
秀則折吁嗟乎中白

明中憲大夫浙江寧波府知府瞻晃李公墓誌

銘

左司寇曰玉之廉卽不斲也不如鑽之温依酒之淡  
卽不苦也不如膾之美是故聞誼闐而奔趨見紛華



而簇擁人情乎乃若適志澹泊之鄉游情寂漠之野  
緩步絕塵之後拾遺衆棄之餘敝跼得失浮雲榮辱  
近見李瞻鳧云瞻鳧名一本字汝培少受學於厥考  
鳧山鳧山以學行名里中數舉不第遠近士皆負笈  
從遊門精濟濟皆以所長自表著見瞻鳧皆下之自  
謂弗及也嘉靖辛酉舉於鄉有司減役卒月錢爲餽  
公固却之曰本卽貧豈貧於役卒乎嚙吾德而樹怨  
吾不爲也隆慶戊辰登羅萬化榜進士是時除外吏  
者多避難求善地公曰地無惡盤錯者利器之資也  
得撫寧令撫寧密邇朶顏當丁卯蹂躪後流亡未復

賦役失額公招來而拊循之明年大旱公竭誠以禱  
尋雨飛蝗蔽天獨過撫寧不下人謂德政所感云榆  
關驛當薊遼要害撫院欲城之曰是役也非李撫寧  
不可公毅然任之三越月而城成兩鎮有金湯矣辛  
未陞戶部主事戶部掌錢穀無誌大司農舉才望者  
修之公綜核精嚴多所裁定至今爲畫一云大同缺  
儲部公新在數人後僚友讓能乃擢公郎中督餉大  
同清理積弊變價養廉地青草銀查革虛出米豆銀  
及節省附餘銀計一萬八千有奇直指上其事兩得  
紀錄由是先公而去者繼公而來者督餉各邊與公



同事者皆忌公矯異思偵伺而攜摭之矣乙亥鳧山  
歿於大同公辭贖賻曰先志也我不敢拂服闋補刑  
部刑部號寒局憐才者徃徃移之清華次亦調艷劇  
公是時樞要多知己無所希冀意泊如也曰等郎官  
耳刑曹司人命死生顧不畱良耶設余有膏脂心卽  
薄亦不失吾舊署安用改爲兩經朝審多所平反法  
司服公詳愼一一釋之某年陞寧波府知府寧波邊  
海倭寇歲有出沒公嚴武備禁交通清濫獄稽虛冒  
興文學直指某貢望甚苛多不以道公不應曰朝  
廷設守爲寧波豈爲直指哉若察舉失職去畱惟命

彼偃僂梯突剝下媚上有死不能耳尋以母老乞終  
養將轉聞而宜人之計至矣公在寧波僅四月去之  
日士民有餘思而直指劾公偏拘以調簡下部日左  
宰楚人也有憾於公竟以閑住復聞者譁然不平公  
笑曰性不諧俗固宜爾耳乃召三子而語之曰我有  
不盡之業兒爲我成有不盡之忠兒爲我盡乃日夜  
督課之十年長君拔於二十人中以貢仲君成進士  
少者有聲學宮三世家學不就外傳皆以嚴教得之  
子孫才賢孰謂責善則離云公澹靜直方不以私干  
人人亦不敢干以私世務繞指而公強項世務深伏



而公軒豁書自吾儒之外不讀人非會心之友不交  
其自警銘云無形是視無聲是聽清心寡慾欽哉主  
敬則公之平生不獨以美質勝也公以嘉靖丁酉四  
月二十日生其卒也爲萬曆己酉三月二日壽七十  
有三以某年某月葬某處先世晉之高平人始祖寬  
遷於邠鄆曾祖海祖純世其醇謹父漳卽鳧山以公  
貴封奉政大夫戶部 司郎中母 氏封宜人配  
王氏定州倅某名女贈宜人繼配高氏某邑司訓某  
名女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時馨選貢生娶平陽別駕  
高某女次時馥丁未進士授丘縣令娶侍御安九域

女繼娶散官葉某女女五長適州守高烏男守業次  
適庠生鄭某子舉人論次適庠生王某子崇雅次適  
別駕張某子庠生化麟次適庠生高某子庠生雲鷺  
孫男四應甲聘庠生程統道女應乙應丁應運俱幼  
女六長適庠生張某子恒次適庠生周光祖子夢方  
餘俱幼余與公同舉於鄉戊寅而後同爲六卿之屬  
者二年隨肩躡跡知公最深有狀中所未悉者心本  
純王官非俗吏可謂天之君子矣仲君克肖其德居  
丘三月而吏畏民懷有如素官兄弟子孫蓁蓁濟美  
福善不爽又於瞻鳧驗之銘曰水以橫溢順則流長



公不溢於身厥後乃昌汝水滌迴公墓鍾之洋洋德澤千古如斯

明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見虞胡公墓誌銘

公名希舜字用中見虞其號也公之先山西臨晉人曾祖明祖淵世業農父廷瓚始業儒爲名士以貢得官初訓導原武遷懷柔教諭以原武風土佳解官之日過原武籍焉懷柔公當五十時未有子子同產子邦俊楊孺人卒韓太孺人繼孕叅政公以嘉靖庚戌二月十日生公於臨晉是日也懷柔公夢巨蛇繞柱占者以爲貴徵公生而警敏不好嬉遊愛書史甲子

舉於鄉名在高第年十五矣髮甫齊眉中州自何大復後登科無此少年云萬曆甲戌與余同登進士同除曰公令山陽余令襄垣以循良相期許公至山陽值歲稔以蠲賑請全沾萬餘淮黃之合流也在清河口黃弱則攜淮與東黃強則淮退溢黃又以沙障而逐之山陽有爲沼憂公上書議復仁義五壩及築高加堰事竣當事者上百執事功最山陽 上賞山陽金視監司徵命將及而太孺人卒公扶襯歸原武山陽民德公肖其貌而祠之服闋補真定真定當孔道奔命告疲公先民而後賓旅真定之德公也如山陽



尋以卓異拜吏科給事中明年陞工科又明年陞兵  
科諸所建白皆爲國家經久計有不悅公者欲中之  
銓曹重公而不能留也公俸不二年於資當僉憲乃  
陞山東憲副以示優異云職鹽法鹽舊以河行歲久  
河滯冬春涸而夏溢商人苦之乃陸輓陸輓利薄而  
商稀官苦之公始建五閘以資蓄洩鹽乃大行陞陝  
西左叅政職督餉時火酋犯洮岷餉急公走河蘭親  
督上三軍食足而民不告勞公之才可槩知矣公在  
吏垣時劾南京戶部尚書魏公學曾魏以是家居久  
至是起總督四鎮公其屬史也引嫌不視事魏公慰

留之數四公堅不可留會鹽御史論山東事謂公怠  
於職也調簡明年敘火酋功再得 旨賞金幣有加

仍優調公曰一我也而功罪殊我不堪再榮辱矣遂  
不復出計懸車之年是爲辛卯纔四十二歲耳以公  
識趨視軒冕爲何物而以軒冕榮辱之哉公性簡直  
開爽胸中無蓄語處世無脂韋態亦不受人脂韋而  
坦率溫文由然春膏煦日余愧申顏公真吾侯無可  
耳公之卒也以萬曆丙申年 月 日享年四十有  
七娶楊氏封孺人子男六士龍邑庠生娶張氏士鶴  
聘師氏士鷺士驤側室蘇氏出女六長適高益欽次



適關世運次適薛毓陽餘幼十戊戌年一月一日塋  
公祖塋之次知公者莫余若也余當銘銘曰不永爾  
壽而永爾名不豐爾身爾後則豐廣武之東十爾佳  
城爾歸其寧

明處士梁少瀾墓誌銘

處士名補字

號少瀾福建莆田人也以宿學北

遊梁宋間梁宋人愛處士所至烏履滿戶庭栢城梁  
氏宦族也尤愛之爲卜居於邑處士遂爲栢城梁云  
嘉靖乙卯學大夫徐公試睢陽見處士所爲文大驚  
喜曰是獻璞玉也必爲世瑤一時十郡邑翕然傳栢

城梁某云是歲余亦入鄉學聞處士名不及見然竊  
慕之後相與知名士問所師則多處士弟子也又藉  
甚稱處士余愈益嚮慕焉萬曆壬午余從事郎曹退  
食門者以名刺入則處士也一見若平生而處士亦  
自謂慕余若余慕處士云時處士年已七十矣余館  
諸賓席令兩孺子師事之孺子方離乳抱頑蒙不可  
馴處士以母道師之孺子乃馴數月駸駸長則成人  
而久從處士者其速肖固宜也余從子業大學一僕  
竊其金匿之顧誣館人而訟處士曰必是僕也辭支  
而色遁及就鞠而僕逃矣鞠者命人四捕之不得處



士曰必歸攜其孥如行追之果在道獲焉余以是知處士才他日處士獨坐而泣余偶入舍處士掩泣良久日子薄行天必不祚予以祿始予娶吾甫之陳氏生女以子來欲以陳從陳不可曰故園若是吾能舍諸君行猶以吾還吾從不復還矣不果從及予卜茲居惟是井臼事予弗能又不可使先人無後改娶某氏焉又數年以改娶者歸若兩嫡也不相下尋又來今且三十餘年矣予藉於是予男女長於是婚嫁於是不可可以歸陳齒年與予若昔嫁女而依之女又歿今莫知所依寧忍一糟糠人爲不祀鬼耶言旣益大

泣予爲之悽惻明年迎陳氏來嫡陳氏余以是知處士能補過柘城令以處士學行爲子弟聘之當是時令重處士甚九鼎一言有訟於公庭者以金謁處士處士曰君直無所事請枉而求直將使直者枉乎竟謝絕不爲一言令聞益重處士無何處士卒踰月而陳亦卒矣嗟嗟以卒之年合何合之莫以合之年卒何卒之奇也處士其無憾矣夫處士生於正德某年月卒於萬曆癸未某月壽七十有幾陳孺人生於某邑月卒於某年月壽七十有幾子男二汴濰縣主簿邑諸生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以甲申歲十月



葬處士於柘城某處陳孺人耐焉先是處士與余夜  
談於邸舍語次謂余曰於公無他望我死望爲我銘  
余笑曰生子先死知誰先耶藉令余後死余不敢忘  
及余疏病歸田而處士歿矣余謏陋不文又引疾者  
不爲文數有命予文者若不可已而余固已之且處  
士與予言他無聞者是不可已乎第諾處士矣死者  
有知無知而予有知也余不能欺予乃銘處士銘曰  
六合吾家孰爲遠遊九原皆土安用首丘樂哉化離  
之人共此一抔

處士郭一菴墓誌銘

處士一菴者名實字誠之余從父壻也北郭氏稱邑  
望族與余家比閭居世相懼也處士少爽直有氣骨  
非凡兒伍故郭氏婚於我而予從父之覓壻也有奇  
擇曰貴壻侈儂壻蕩屏壻不庇妻孥郭卽吾甥也許  
之處士少孤與兄完共庖父視完惟是盥櫛冠履之  
事不以請也他惟命完愛之曰弟事我是父不得於  
予者也人謂郭氏友愛完故昂藏挺挺無所屈遂嬰  
奇禍監司受指示者之嗾也捕郭氏亟妻孥盈獄完  
懼走死處士慟哭曰天平吾兄何罪枉死道路聞吾  
安用生遂自縛請御史大夫白寃狀激烈請死御史



大夫固知其寃也慙汗泚泚下移按察鞠之處士對  
按察獄如語御史大夫僉憲陶公者正人也壯處士  
言嘆曰完何罪天日孔嚴吾儕自鷹犬耳取完係累  
盡釋之當是時微處士毅然出郭氏滅矣處士姊適  
殷氏者貧處士曰吾同胞也而不吾若吾祖之粟帛  
之餽歲時爲常不令殷氏姐有求色有媿容如是者  
終其身從子堅塾塾皆邑庠弟子也每以衣食故廢  
學處士以田贖之不問所入族之養子旺富於田無  
嗣旺死田衆田也處士獨不受悉予堅等人謂處士  
奈何市目前義不念子孫處士笑曰是長物也假設

旺有後卽無後而貧若何予無藉于旺而堅等藉予  
以吾無所藉者與藉予者予未嘗無利焉堅曰叔父  
不有旺以富予予寧忍耕昔者之賜乎反贖田呂叔  
簡曰余所述乃苗君子才所爲處士傳者也然余有  
餘聞焉先孺人在日每慶節則有諸女之會郭氏姊  
獨先行日姑老矣予朝夕侍歸莫懼夫子之讓予也  
是時郭氏姊年且五十矣奉夫子令若嚴君則處士  
之孝德所先與處士少嬰癩歲數發或間歲一發竟  
不瘥竟以此終以處士之果毅仁明而遠於利設不  
以癩發其所樹立當必有過人者惜夫處士生於正



德辛未八月八日卒於萬曆乙亥十二月十七日父  
璋周府典膳祖郁曾祖安高祖有才皆隱君子以忠  
厚世其家子男三人國屏太學生娶鄭氏國翰娶喬  
氏國珍娶李氏皆有父風克大先業女適郭一奎孫  
男五某某孫女四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於  
邑北先人之兆銘曰胡厚爾德而羸爾躬惟弗竟厥  
施其後乃豐

將仕郎西陵胡公墓誌銘

將仕郎西陵以萬曆五年二月十日卒卒之前一日  
謂其子來賓曰吾聞君子之不朽謂有立也謂有傳也

女欲托我於石乎則有我呂氏兩弟我死女必以請  
是時予官雲中越明年來賓以余兄六十一希湯所  
爲狀寄余且道將仕易簣語余發書惻惻淚下昔予  
大母來自胡將仕叔祖姑也而將仕有女弟余六十  
一兄娶焉惟茲世媾好則余兄當狀余當銘狀曰將  
仕名汝吉字 相家在寧陵之西因號焉始祖九公  
生士能士能生讓讓生琳琳生綱綱廩於邑庠不仕  
生淵淵有鄉行監司賢之予之官賓於飲射生子三  
人汝貴汝竟皆庠生早卒將仕其季子也將仕兒時  
有敏能聞長者言卽了了得其意指受毛氏詩於兩



兄歲餘兩兄不能難也再歲能難兩兄兩兄相視笑  
謂爲季方云年十四舉茂才尋與二十人俱廩食學  
宮二十人者下之日胡君千里材也將仕自視亦不  
欲爲凡品晝日共友人聚立羣坐笑語自若也若慢  
遊人夜則閉鍵下帷攻舉子業雞喔喔始寢或曙光  
分燭不知也往年學大夫行部試諸生諸生恬不事  
事檄再下矣始達旦有書聲如將仕而將仕則嚮晦  
偃然臥達旦不起及唱第輒先諸生諸生驚謂將仕  
有天幸也及發卷爭取視之則又爭服將仕嘗訓子  
弟曰一飯不澤膚而長呼者先吸惟學亦然緩圖急

養與時乘也士乘時者不言命將仕兩兄俱早卒遺  
孤來庭汝貴子也病痺醫云不治將仕泣禱於宗祐  
曰介曾孫汝吉支不主鬯來庭宗子也實四世是承  
敢徵福於高曾祖禰不殄汝貴以及其孤吉死且不  
恨俄而愈將仕子視之禪有成今來庭與其子文燦  
文炳文煥皆後先黌序藉甚聲稱生業視將仕爲厚  
來庭與諸子亦祖父將仕也曰亡父棄其孤以死設  
在寧愈吾季父耶姊適徐讓讓貧將仕以田百畝資  
之卒爲徐氏田不取直將仕善養生術讀黃白家書  
得其佞旨謂三滿後飛脫可立致嘗語余弟聞佞乎



先天在天我不與後天在我天不與故知道者不言  
命隆慶辛未予試南宮將仕投銓吏部竟以貢除福  
建歸化縣主簿將仕故豪雋耻蒲伏下人乃還吏部  
劄曰吾以種種髮遊燕市冀有行也夫簿無行所矣  
乃歸歸七年而卒距生爲正德庚午二月十八日壽  
六十有八娶尚氏無出來賓者側室劉出也娶宋氏  
孫男二文輝文煌呂氏坤曰世言死生富貴皆造物  
者司之古今豪賢莫之敢忤也將仕嗜學工養生術  
矯然欲以人事勝而爵與年俱令願違豈不命也哉  
將仕生平狀詳言之矣予誌其大者爲銘銘曰杞梓

叅雲而終蔽牛舍彼懸黎玳瑁是求嗚呼定命者天  
定論者人考將仕德視此貞珉

于節婦墓碣銘

于節婦者予內人之季母也姓胡氏予在甥館二十  
年蓋深知節婦云節婦年十八而歸我內叔玩踰年  
而生子夢熬又三年生尚志明年生尚仁又三年而  
玩死於是節婦二十六矣父母兄弟死於疫夫家貧  
夫之兩兄弟僅饘鬻自餬口邑大水者六年十室五  
流亡嫠婦賦雄狐者十九也節婦採木葉草實和糠  
糝以自給無二志有媒者輒怒其人或謂節婦子之



去仙齋文集  
不適人也我知之是惟三孤之以某里某富而慈果  
適某耶則聽以孤從節婦罵曰若然嫁以其妻妾于  
氏之身而孤于姓也奈何以饑寒故改事人死則死  
耳已復罵言者大慚自是無言者時伯氏廷璋者無  
子視三子其子也且賢節婦與其弟珩月給粟歲給  
伏臘費婚則給之聘財節婦賴焉又力紡紝課兒以  
讀故尚志爲學宮才子弟而家漸以饒視初孀年倍  
之或不翅倍云里人曰父在而子不識一丁夫在而  
妻無完裙者世比比也父道也妻道也夫道也節婦  
兼之矣初玩之生也不治田家事喜交遊好義氣父

兄雅不喜然玩亦不屑喜父兄所爲也識者謂當有  
奇建白竟死死之日謂節婦曰有兩兄我不死也  
有三孤兒在我不死也有汝我不死也今其言皆驗  
君子謂玩有識云隆慶初予作邑乘傳節婦者六人  
心惻惻欲揮淚蓋憐之也狀余所志者蓋棺人于節  
婦在故不錄吾怪夫世之好異者重死婦輕守婦又  
輕有子之守婦曰彼固留於所愛也不則曰彼固以  
足守而不守爲耻也嗟夫世之棄所愛而不耻於足  
守者豈少哉貞烈之婦心一道同慷慨者殺身從容  
者待死若其有子無子則遇之幸不幸耳幸則有子



之婦幸難則立孤之婦難是三婦者未易優劣也于節婦質朴而方澹無所好景物繁華閨閣笑語節婦渾若不解者菽食布裳勤苦而已古節操士不苟隨人其德容率類此固知介然者之能守也節婦生於正德丙寅而夫之歿也在嘉靖壬辰又四十年是爲隆慶辛未而節婦卒壽六十有六其夢鰲尚仁者皆先節婦死死而無嗣孫一尚志子孫女二長者鰲出尚志撫之銘曰維石斯堅有堅於石石猶朽兮維不恃石而存者與天地久兮

明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芹泉劉公

暨封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代中丞李對泉作

萬曆甲申二月四日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劉公卒於南陽又三年丁亥六月七日孺人張氏卒於正寢予與公生同里業同舍同舉隆慶戊辰進士余女又妻公之子永脉則知公者莫予若也宜余銘按狀公諱致中字位夫號芹泉少勵清修慨然有天下志初授中書舍人舍人無事事號閑曹公曰斯地斯時君子養經綸之會也用乃學學無及矣遂明習當世務博綜精核卽令談法家老吏弗如也明年壬申以父喪還里有以二百金與公者公叱之請謁



絕弗通丁丑選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上四弊  
疏中貴人業已憚公尋監光祿事時 嘉禮初成供  
用繁侈公謂賞宜慎額宜減勿滋取以病商庚辰侍  
上耕藉上西苑觀麥疏尋 命視京通二倉上剔蠹  
及條陳六事疏中貴人積不平往漕糧入監門計所  
入以稅僉謂事關中貴人弗問公曰 國儲亦稅耳  
上請裁門稅疏于是諸中貴人羣譁謂劉某數困  
辱我視舊例弁髦皆環跪對 上泣 上知公忠置  
弗理會有謀代公者乃補公陝西按察司僉事察關  
以西關以西歲大侵多盜公先賑而後捕之民以救

寧按部諏問疾苦車轍徧窮陬多所興華民視之神  
君而慈母也壬午陞陝西右叅議駐金州渡口之稅  
歲千金公費率取給公曰奈何利小民雖末悉罷之  
有縣丞某者賢公命署邑一日以茶爲獻檢之得二  
空杯呼其人持去竟不言棧秦蜀險道也多虎公治  
之如坦途下令曰捕虎者與捕盜者同賞虎遁去盜  
日明公視予虎也亦遁去癸未四月大霖雨二狹之  
懷山勢欲沒城民謂公水亟矣盍以身免公曰汝曹  
安往而予身之恤也乃經略禦水具須臾水入漂城  
中廬舍幾半民謂公水亟矣盍以家免公曰汝家安



往而予家之恤也乃經略拯溺具須臾水入公室及  
閣及簷阿及棟公與室人共一地屏浮焉足在樹末  
會晦夜火絕風暴作雨益急如注屏蕩漾不留足公  
之仲子婦一女孫一女僕二溺焉室人震懾慟哭公  
曰無怖當死何處不死耶俄有光熒熒自水中出公  
視之得藉手焉不胥溺比旦一舟來徙家山麓之民  
舍然死者未收生者未有寢食也室人嗷嗷公曰萬  
姓浮沉水中呼吸决生死吾生矣幸少需乃亟入城  
中募舟人及善泅者得數十艇至則四掠居積不濟  
水中人或奪所有反擠其人水中公怒取掠者一二

人斷其耳曰緩爾死第活人以贖活者數千人皆鱗  
集山上人無食且半無襦袴公令挑浮衣於水中衣  
無衣者先婦女次大夫士次民又飛檄近邑作乾餼  
或糗食山上人先病者次大夫士次民次婦女又明  
曰水出城城亦半傾圮矣公始慟哭收其女若婦及  
女僕殮焉當是時微公金其無人乎踰月公白遷郡  
狀於兩臺略曰金民甫出陷溺生計蕭索而城城是  
亟誠迂設明年水將城城者無人矣以勞費易死二  
城城便乃遷郡治於高原相度區畫欲堅欲省欲事  
事宜欲速蓋夙夜忘寢食者數月遂病請免官中丞



直指留數四士民上狀留者亦數四病益甚不可以  
留郡人號呼送者載道有欲祠公者有會金爲餽者  
公峻却之至南陽輿疾謁諸葛丞相祠翼日而卒公  
平生慕武侯嗟嗟若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亦  
庶幾其無媿乎又明年丙戌士民請祀公於特祠御  
史曰特祠無典必廢名宦祀典也乃位公於名宦云  
公多善行在在有口碑茲不悉悉在狀中娶張氏以  
登極恩封孺人孺人端凝靜默事姑以孝謹稱後  
事繼姑繼姑嚴亦稱孺人孝謹參籓公之爲中舍也  
每朝參孺人雞鳴具食公憐之日以予貴猶以予勞

無庸貴爲矣孺人曰承事所天惟不敏是懼何勞之  
敢辭我聞士有側室庀內政也願爲公擇之得二姬  
焉門以內訢訢如也公無難色孺人無後言二姬無  
大息聲見者莫不賢孺人孺人從宦二十年無私藏  
公之歿也殮如士隧不及稱遺田千畝宅二區以腴  
田六百新宅一予致曲致曲者公弟也公歿語不及  
家事蓋孺人意云 制命婦七階皆冠珠翠帳以雲  
霞孺人受 勅曰命服不備借以謝於中雷後亦不  
複製曰此百一御耳而費乃百於常御惡用是盛美  
者實奩篋哉其儉素類此病革子婦始製爲斂具焉



公之先澤州人有名芳者卜居廩延生得海得海生  
哲哲生鏗寧津簿鏗生械械生封中書舍人滄公父  
也母贈孺人李氏生公於嘉靖戊戌歲之某月次生  
致和致曲公子男二長卽永脉廩膳生次永派初娶  
家弟垣女繼娶封丘黃氏女二長適滑縣鄒某次許  
邑人張某孫男一聘焦舉人思忠女永派出女一宋  
監生倫之子字焉余甥也永脉將以某年 月 日  
葬公於先人之兆余卽號泣執紼送公於墓門有餘  
哀也而往來齊晉聞於公歛含葬皆不與余何能爲  
情乃投涕而銘之銘曰不獲永年而永其名不豐於

用惟德是豐蓋造物無完賦而以甚愛者畀公不謂  
公窮鮑蘇女宗黔婁氏節關南幾共溺之身偕藏於  
先子之側不謂公厄廟食於民墓食於子不謂公死

明陝西三水縣令清泉周公墓誌銘

叔簡氏曰人亦有言貴達多賢哲父祖無庸愚傷誅  
家之贖也余不諛墓中人而王君衍胤之狀清泉公  
也其事核其語質必不贖余因其狀而文之按狀周  
祁城著姓而清泉者周氏著人也名充字仲美少穎  
敏千百常見授毛氏詩讀二南卽了大義爲文匠心  
不囿人口餘翁司寇大立督學中州曰見所爲文大



驚喜卽從家塾拔置庠邑廩膳行吳司理國倫遇以  
國士稱爲滅明云嘉靖癸丑師尚詔爲寇陷歸德攻  
鹿邑拔之尋破柘城欲倚名人爲聲望 陳舉人間  
詩及公館爲上賓以兵環衛之陳公之師也公謂陳  
曰生義難兼願從先生於地下陳曰我登名義不委  
質於賊無生理子爲士又獨子有老親無外理且賊  
之質我恃爲重也傷所恃以怒王師賊必悔我外所  
以歸子也乃縊賊聞果媿懼遂解嚴公乘間歸焉在  
軍中有誓歿方能酬王德全軀不忍去親廬之句寇  
平兩臺特嘉獎之余爲諸生時欲識公面不得歲辛

酉得與同舉於鄉見公亭亭玉立稠衆中如孤鶴乃  
數奇累試南宮皆乙榜余在天官署者十年強之仕  
不從曰故人在事時勢可乘充菽水粗足自給而老  
親憚遠遊離親卽三公非所願也親終始除陝西三  
水縣令三水貧前令相沿惟繭絲是亟公曰苟無民  
賦役安從出乃以撫字爲催科而歲不減額稅監某  
橫於三秦魚肉郡邑當是時咸寧富平相繼被逮郡  
邑長重足而立公毅然不折節調劑得宜四境救寧  
崇飭學宮牲所泮池廟貌煥然改觀尤加意俊髦文  
氏故名家也而舉人在茲公極親禮登辛丑進士授



館職庠生翔鳳尤所陶鎔登庚戌進士公之藻識槩  
如此持身廉儉於民一無所取公衙諸日用價如民  
市肆宴如邑號青天云無何有家難子喪孫孤而公  
之歸計決矣三請於臺察臺察留徧請於藩臬道府  
藩臬道府留大夫士民留又請於當路乞爲留公竟  
拂衣行去邑曰老稚載道徘徊數十里不能挽不能  
從望塵悽愴觀者榮之歸來冲恬坦率口無譏評足  
不造謁曰徜徉臬石間浮雲勢利朝夕舊所知由由  
如也鄉飲賓席有司數造門數辭竟不赴有司高其  
風尚謂不可及云公生於嘉靖壬辰八月二十六日

卒於萬曆戊申五月一日壽七十有七配軒氏左都  
御史軒公喬孫也繼娶曹氏側室王氏子男二長鳴  
梧邑諸生娶交河令閻自成女王出次鳴珂選貢生  
娶盤屋丞張惟義女俱先公卒女四一適某一適某  
一適某一適某軒出孫男二益宜女三一適某一適  
某一適某梧出珂無子宜嗣之將以某年一月一日  
葬公先塋之次以軒氏合公之世系在厥考顯誌中  
顯號遲菴以明經授陽城丞遷沁州判有惠政配王  
氏無子人曰斯人也而無後天必不然晚納一女子  
乃生公公二子皆才皆不壽而兩孫少人爲公憂從



孫鼎者邑廩生篤行君子也公以托孤厥後當益振  
公其瞋目哉昔公壯時有公輔志人亦以公輔期之  
僅令三水不足竟所施得無鬱鬱然見一矢而加由  
基無俟盡發也銘曰彭澤千古屬之淵明史雲百世  
以萊蕪名吁嗟乎周三水何必公卿爾沒其寧

明處士張元勳配陳氏合墓誌銘

萬曆癸酉十月既望夜有扣余扉者視之則張君四  
維也杖而經以其三子至余揖之坐辭既而匍匐稽  
顙以泣謂余曰公愛維父子深矣惟維父子不敢忘  
公愛願使先人被其餘惟維父子不能感公願其我

先人感維之父有功者卒於嘉靖十八年實正德丙  
寅生生年才三十五耳年少無所著聞時維始成童  
又不及聞所著聞者但聞之父老云張元勳者剛腸  
直氣義重於財維不詳其事不敢以誣維事母久若  
維母者維則知之矣可爲公事事數吾母陳姓荊州  
守斂之佞孫女也以不妬稱吾父有侍婢而閉門語  
不聞比隣夫妻嫡妾嬉如也父卒時吾祖母老矣禮  
母朝夕哭曰生兒之謂何兒死矣我生之謂何吾母  
善事之惟得吾祖母懽他無論祖母喜且泣曰是吾  
兒未嘗死也設兒在何加焉維故貧家又父歿值凶



歲維又幼且愚維之妹今適黃閣者未嫁後數年維  
漸與士君子遊而妹得良壻氏又數年家漸以饒則  
吾母者祖母之子而吾父也維何忍忘劉氏姑我先  
人之同母姊也寡而歸吾母與之共寢食者十七年  
未嘗出一厭薄語卒之夜猶念及曰一姑安在詎詎  
共一語而卒實今日六月六日也姑哭之瀕死甦復哭人  
有哭其哭者個人之妻聞訃行哭於道望柩哭盡哀  
徃吾母之田舍也維以羞果進個小兒環視焉則徧  
與之日環日與之不厭也諸孫以祭燕于公者進則  
分頒于個婦之老者曰爾食爾之食矣生未嘗公家

賜顧以相推其哭吾母也則揮淚道及云吾父少吾  
母三歲又先吾母三十五年卒是吾母者七十年半  
孀日也維何忍忘惟公不没人若吾母者能使其况  
民沒乎維十一月二十四日祔葬吾母先君側遷  
柩有期矣敢爲公告言既復稽顙以泣明日命其壻  
郭鍾秀黃承業者以陳孺人之狀來日外舅維以衰  
麻子不敢數及門使秀等來上狀啟讀之則一一前  
夕語余曰張君信人也不可不爲其母誌且其子與  
從余遊又不能不誌乃誌其語而銘之銘曰張氏之  
先武陟縣人避靖難師攜家而南時伊浩祖卜居寧



陵曰季子淮寔生有功爰及四維鍾祥一子曰典曰則邑之特士曰庚者童而唾兩兄誰云三鳳獨在河東令爾墓前須容萬馬他日推恩淮亦與者

明隱君趙南川墓誌銘

隱君名科字登之其先礪人洪武初有趙興者來寧陵擇邑北二十里居焉歷大老友信景高凡五世而生隱君隱君修才偉貌風度豪雄言琅琅斷金石不少挫當大事紛紜事艱險不可測事衆前却四顧待先發君出一二語或委身當成敗衆愕如也匪畏君蓋服君云生不識作輒態人有過能面指之卽親若

厚者黠樂夫不爲諱也然有情胸次披豁時斗酒對交知引滿舉白人出由不能去去則思之所謂貧乏親君外庫也君開敞而澹於財多兄弟兄弟或犯君君不介意甚者協以傾君君亦不介意蓋剛不福隘人以爲難鄭氏子君之內人弟也少孤鬻產於君君厚其直既長還之不索直君子謂鄭翁有壻是有子也假設鬻諸伯叔兄弟兄弟之子其直之厚不厚還不還索不索皆不可知矣賢壻哉賢壻哉君之孫廷對者師事邑學生李君性夫性夫云性夫以誠直名當不妄叔簡氏曰趙氏余媵族也十年前余適



趙氏見其人皆翹岸奇瓌無萎爾狀使雜於諸丈夫中我能物色之蓋表表男子也或曰趙南川在則又表表諸趙中云君之卒在嘉靖己酉時諸子女半童年今壯大而枋子重光子之子廷對皆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自隱君以前未有也又貲產倍於隱君時微鄭孺人不知如隱君時不也茲不足以觀孺人哉隱君卒年四十有九孺人以今年正月卒年有七子男二人準布政司吏次卽重光女二人長適馮第次適庠生李惟一孫男八人汝忠汝敬汝問汝極廷對餘幼女一適曹三知曾孫男女各一墓新卜合

隱君孺人塋焉其曰爲九月壬寅銘曰匪文之傳而傳者人見人於文毋堪此眠

明隱君殷西池墓誌銘

余讀史見古之長厚者行心甚慕之聞嘗集厚德傳曰是不復古人風也已杜黃裳者韋執誼婿也杜惡于韋不得子婿禮韋之敗也杜力救之韋死表請歸塋焉嗟夫是怨婿也卽恩好奚殊或曰杜夫人賢而早卒公蓋有感云韓昌黎之視李正真乳保也每節序則率婦孫列拜爲壽歿哀之又率婦孫視窆又爲之銘吁厚甚矣公固早喪母也設母在其所



以報罔極人又不可知哉茲二事者可以風邑學生  
胡君大慎博雅君子也余語之胡君曰嘻子無謂古  
今人不相及余所聞有若人矣殷西池之在祿也盜  
至以孟乳母免西池曰是再生我也養之終其身今  
葬某所歲時禮其墓如先人臣以子孫從西池之妻  
張氏者歿矣其父母老而貧且獨視西池猶家也西  
池亦無厭色張翁之歿也西池曰我殯葬則里  
里遠甚今張媪尚在也西池屬其子曰茲爾母之母  
也養如爾母歿當與翁合墓無容視焉嗚呼是不可  
謂厚德耶西池視其兄可厚者最友愛庭幃常見陽

春二親以諸待子無若張者固其所推云惜也歿矣余  
曰是合韓杜二公也無論他長卽胡君語余不道之  
矣往余見西池樸心直氣收而滅否人不恤其所  
謂侃侃丈夫行也而又能用恩蓋義而仁者西池  
名可久字仲徵世寧陵人大王父信王父聰父世威  
皆潛德弗耀兄弟四人君於行仲以輸粟得官再娶  
張氏馬氏子四人曰上廩食學宮德茂而才曰士曰  
堡其一以君之卒年生孫男女二俱幼君以嘉靖壬  
午正月十二日生隆慶壬申六月十八日卒十一月  
二十日葬墓在邑南先人之次以鄭氏張氏祔焉銘



日孰不抔土孰賢孰愚爾墓有石爾德用譽

明節婦馬氏墓誌銘

節婦馬氏者中丞定宇公之女而儀郎北溟公給諫見素公之姊也余昔輯閨範采古人之內行可法者若干人而備有衆長者惟鄒平張氏以余觀節婦女之道也婦道也妻道也姊妹之道也母道也立身行己之道也應事接物類非閨門所及而貞節特其一行云余按狀爲之一一女子尚奩篋婦人內夫家人情乎節婦之于歸也時定宇公爲侍御貧貸二十金爲送女具儉可知矣節婦了無怨容適處土王沼沼亦

貧廟見後節婦旦夕作苦殊無新婦氣質人曰母家不可資乎節婦曰既遠兄弟又以伏臘爲父母憂安用女爲定宇公病北溟在禮曹見素在高平例有次不得請遣醫某來醫良直不如也弟亦病求歸節婦不能拜雷乃命工畫醫南而坐節婦家人羅拜之狀醫感動爲數月雷定宇公竟愈人謂節婦孝感不獨醫良也始節婦之在笄也姑卒以服請定宇公難之節婦曰既許嫁矣禮難純采乃衣素者三年君子曰禮緣義起先王雖未之有也寧過於厚乎繼姑新至衆爲節婦憂節婦曰世皆言繼母虐亦問前子孝



乎我但知姑不知其繼也卒相懼如姑婦云沼之歿也無他兄弟節婦年二十七耳父事翁翁生一少子百天慟甚不食節婦令小兒百方解慰之將鬚倚膝作爲言狀翁曰新婦苦心哉爲之輟哭翁病檢方藥侍羹粥夙夜忘寢食翁歿哀毀逾禮塋殯家日未亡人以一身兼子婦安問身家見者莫不感泣沼少羸讀書攻苦節婦朝夕調護之有過委曲勸諭之竟早卒遺孤二日本相木槌節婦悲悼幾死既而曰孤在卽夫在也嘗薄命以立孤不猶愈乎乃口授二子書及就外傳則誌其日課有廢業則挺詬之曰吾非以

富貴望兒所貴讀書謹循名教不忝所生耳或謂節婦母家父子皆貴達何不借資而令自苦爲節婦曰飲豚有命奈何令兒曹走邪徑壞生平耶節婦素善良居孀日敝廬獨處犬吠則驚是時父母兄弟皆宦遊朱門空鎖人謂節婦何不移母家節婦曰女依母家何害獨以王生主祀於馬宅於禮未安耳竟不遷性友愛兩弟宦遊悲喜共之間月無寄問則疑懼減食日得無有他故乎故二弟事女兄亦如兄云本槌聘於鄭旣而瞽鄭請返聘節婦曰吾婦也不幸而瞽夫家且棄之庸將安歸竟娶之常訓二子曰禮云寡



婦之子不可與交謂無見也兒不幸無義方吾必令  
而有見交必端士言必當理行必正道非是則讓責  
之以故二子善自檢飭不媿馬氏甥則節婦之力也  
性明達每事稱古昔王馬兩族及嬾黨中遇疑義多  
所裁決小有言多所解息禮義律身雖在女流中未  
嘗有狎昵色見者歛容終身荆布非其力不食好施  
予督學以節婦餉數十斛命兒給諸生之貧者卒之  
日遺命從儉曰我民間婦也葬以所無吾耻之節婦  
生於嘉靖壬子十一月卒於萬曆庚戌十一月壽五  
十有九子本植廩於學宮娶張氏生三女本桂娶鄭

氏生子二女一以某年月啟處士之兆合焉嘉靖壬  
戌識定宇公於禮闈一見語卽合比隆慶辛未余登  
名南宮旋以憂去明年定宇以御史出守德安矣竟  
不再見萬曆癸巳北溟見我而悅之從此爲莫逆交  
者數年不幸而北溟往矣厥弟見素又以伊姊子節  
婦行狀來令余誌余憶定宇公磊落偉人而其子若  
女皆豪賢肖德故感而銘之銘曰謂松柏貞有時而  
腐謂石之堅有時而土吁嗟節婦莫之與伍

明文華殿中書舍人台陽阮公墓誌銘

叔簡氏曰不能無有餘不足者天地之數也調有餘



不足而適於均者聖王之政也歛羣不足鑄我有餘  
富者之事也損我有餘益彼不足仁者之心也井田  
堯而聖王之政遠矣睽彼窮黎余益傷心焉曰嗟嗟  
斯世安得富者仁又安得使仁者富在長安日有京  
衛經歷孫臣者固始人家中人產耳歲饑輸千金賑  
之天子嘉其義越資陞安慶府通判余作千金歌  
贈之語憤激不可以傳何意大梁以東近得阮公云  
阮生者富而仁者也生少著才名廩食郡庠試輒先  
多士時有輸金例生援之納文華殿中書舍人家故  
饒於財視之澹如也嘗曰先人以貲見遺飽煖外皆

長物今窶人子滿曰夫非古百畝家耶胡爲乎若此  
則富者賸其生耳古人云富而能散聚此阿堵中物  
何爲我其散之重三族堂兄大忠病而貧以地四十  
畝給其朝夕歿之日棺以杉贈考布八十疋大忠之  
子庠生歿亦以杉棺厚葬之羣從兄弟及兄弟子之  
貧者歲給衣食有差舅氏耿效忠無子公養之終身  
葬如禮諸耿氏子皆爲生計令無失所公娶於周氏  
繼王氏羅氏俱早卒其父若母貧生養之如妻未亡  
時終其身廬州里不能婚娶者若王周等五十家皆  
爲完娶不能葬者爲立義塚六各界爲三鰥夫左娶



婦石夫婦合葬於中棺皆生給之每冬施綿衣百如  
是者二十年歲大疫則施藥材銀五十兩歲大歉則  
輸糧二千石例當題旌府吏索錢二萬始爲請院司  
公曰吾棄利而取名名亦利也弗予竟弗爲請厚學  
校修州學助工銀三百兩輸錢十萬給本州貧生又  
輸銀百兩於歸德府給八縣貧生建義學延師訓貧  
家子供一切館穀費紓國用萬曆丙申年河決蘇家  
庄 陵運爲憂水衡告匱生輸銀三千兩總河長垣  
李公上其事詔加秩三級賜坊銀三千兩生弗受是  
歲睢州又起夫千四百名治河公輸工食菽粟二千

石總河井陘曹公旌其里公負氣意所不欲一介不  
與曰是委諸溝壑也速之訟不從人或以是少之曰  
嗇夫也其輕千金者好名耳噫其一介之惜也近嗇  
乃並其千金者罪之則過矣使中原有公自凶年無  
饑孳矣吾欲以名予人如不好何夫博施濟衆孔子  
以爲難非不以爲貴也於此有人焉由溝壑數千人  
而生之孔子罪之乎夫財實物也分於我而難僞名  
虛器也出於口而無窮彼以實費博虛名而人以虛  
名獲實濟是彼以利濟人吾何愛焉而又少之耶將  
熟視啼饑號寒人若充耳而後爲君子乎方生爲予



言公之素吾不悉施予之數如此予悉之志以告仁者萬曆壬寅方生叔鳳以公來從吾遊其人冲挹溫秀吾與言善津津然嗜之若渴吾喜之蓋亦喜余云明年公見吾孫而以季女許之公之先福建連江人以義兵從渡江遂籍睢陽其父國信嘉靖甲子舉人終魚臺令公名齊賢初名大孝文宗李公愛其文更今名號台陽先是三娶而無子不復娶以妾宋氏攝女君宋之右郭氏生子鼎鉉娶提學御史黃公陞女妾王氏生長女適睢陽指揮田某宋氏生次女余孫慎多聘焉公生於嘉靖 年 月 日卒於萬曆己

酉十二月 日享年

又明年是爲辛亥葬於州

東先塋之次銘曰曾子與云仁者以財發身孟子與云分人以財謂之惠嗚呼阮公仁者與惠人與佳城咫尺從爾先君不發其身發爾子孫

勅封鳳翔府推官鶴樓黃公墓誌銘

語曰士有百行仁孝是重非百行之輕謂和順慈祥者百行之君而萬福之府也蓋永城有鶴樓公云公姓黃氏名卷字獻猷生而俊邁有風骨其父隱君臻者性慈好施予明農而喜士謂公我儒族也家聲以儒振今中衰矣非兒振其誰公承厥父志日夜積學



甚力日者謂公君軫宿也化虹霓萬丈而不能當以子貴公恚曰吾父不以我貴而子貴我吾非子與積學顧益力遂爲邑庠名士駸駸乎萬里須臾矣無何隱君病不食公籲天曰天平吾祿養未能而父不吾待吾無時盡子道矣寧令我死隱君竟不起公哀毀甚如不欲生喪事遵家禮罷一切俗尚曰吾父意也邑大水里中燔火幾絕公巢居爲漁以養母其旨如平日有田二頃盡遺其弟科曰吾舌耕爾弗能也水患平教授生徒拓地數百畝家漸以饒叔父珮卒諸子貧不能葬公爲治具甚悉曰吾父之弟也我當葬

科女歸王氏再從妹歸丁氏甥女歸伊氏弟之女歸李氏皆公主醮命治裝奩曰吾父兄弟之子女之子弟之女也我當嫁嘉靖辛酉試第一廩食學宮貢之年以母陳氏疾辭貢督學賢之扁其門曰孝友著聞又三年而母卒居喪禮周情至如喪隱君諸孝行率類此水爲患者數年民不堪命甫耕泥而賦令如額公曰逃者不可招矣可復毆乎乃率諸生上疾苦狀於當事者言甚酸楚當事者以聞得蠲十五是歲也流民乃復盜發保鑛有司捕之詞連王任任無辜以金謁公求脫公怒曰世豈有納賄黃伯子乎却之然



陰直其事竟得脫任不知也族有藉爲軍者隱屯豪  
右索族金以佐軍興頭會年年族衆苦之公曰汝屯  
安在而闔戶是求請於屯田使者而清之族人始寧  
里中多才子弟貧無師歲庚午公二子同入庠公進  
而謂之曰兒有今日匪教胡成彼可士而農者夫非  
人子與棄此後生虛負先覺乃闢碧梧書院收其俊  
髦者教之機漸萌者以屬二子童無知者以屬蒙師  
不足者給館穀不便者續食亡論窮究天人闡明經  
濟卽黠畫聲律靡不求精一時及門士若徐甥來同  
來庭輩學有準繩廣衆中一吐語皆知爲碧梧書院

人也萬曆戊子饑公懸磬賑之不足又鬻田二百畝  
輸直於官爲煮粥費癸巳春兆水公請於邑長曰隄  
卑城其沼乎如萬室何邑長謂迂夏大水環隄欲平  
城中驚擾甚日夜增築始無恙公鄉居其謀邑乃如  
此至其閔饑恤寒周喪助婚撫孤念寡通淹植弱諸  
仁行率類此以子給諫貴封文林郎鳳翔府推官配  
劉氏贈孺人婉嫻貞淑儉質勤慎姑陳氏嚴子婦多  
所督過孺人每得其笑容適公後數歲食貧公得卒  
業爲世通儒則孺人力也教子嚴撫庶子猶子一視  
之閨壺肅然與公生不相忤蓋志行本同云嘉靖丁



已余識鶴樓於永城比在秦關在燕邸又識給諫給  
諫正色立朝壯頰斥佞一疏不合跨蹇出春明而去  
長安號爲鳴鳳給諫之人掖垣也公以評臣二戒示  
之一緘默持祿二瑱屑失體三閃爍媿心給諫日記  
之比歸公喜曰官孰不歸兒歸無憾矣蓋承歡者三  
年而公歿歿之日無親疎識不識莫不痛惜側室張  
氏曰女從一所天旣隕我生何爲乃殉公生於嘉靖  
甲申正月二十四日卒於萬曆己亥正月二十三日  
壽七十有六孺人生於嘉靖乙酉七月三十日卒於  
萬曆乙亥二月十二日壽五十有一子男二運昇邑

庠生娶陳氏運泰卽給諫己丑進士戶科給事中娶  
張氏封孺人卒女二長適邑庠生孫衍慶俱孺人出  
次適太學生胡順夏側室馮氏出孫男二養正廩膳  
生娶高氏養賢爲運昇後運泰出女四一適邑庠生  
高一正一適蕭縣李有芳一適王懋極一字蕭縣王  
某運昇出以是年四月二十日啟劉孺人窆墓公焉  
葬之月給諫持狀請余銘余知其死又知其生傷弔  
交懷如之何弗銘銘曰黃氏之初有名曰林安陽大  
夫實爲宋臣葬於永城依孫曰珪至元癸巳鐫其墓  
碑數傳之後有亮生清生爵生臻以及封公族稱世



家人稱世德至於諫議益光前烈諸子諸孫鳳毛麟趾益熾益長封公不死夫婦離合二十四年齊體一杯芒碭之阡墓門有石我則銘之尚論世者考德於斯

明寧陵縣儒學教諭中和任君墓誌銘

君名朴字太始號中和懷慶之濟源人祖父某某省某州吏目父某黃陂縣主簿母某氏君生於嘉靖丁未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卯四月十日卒於寧陵公署娶某氏繼娶朱氏子男二應期邑庠生娶某氏應某娶某氏女三一適某生子某而寡一適蕭某俱某出

一尚幼朱出十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君名士數走傷屋兩登名兩下主司惜而獎之竟以貢授輝縣訓導得士心陞寧陵教諭輝士餽以贐辭又數十人跋遠道爲贐又辭皆涕泣別去余在都中見 至尊而下與民市價從民惟監司郡邑吏減民值之半曰官價胥隸附之皆官價也小民見青衣輒走匿又執而箠之貧者號呼拊胸而吸膏椎髓無已君至寧陵獨一切從市價或以爲矯君曰設官以爲民也而使民多官吾甚鄙之且官卽貧不貧於負販吾見劫者矣加刃於頸而主人獻金勢在故也以勢行與劫何異小民



合掌頌之曰天心天心云待士若慈母寧掩惡不以  
不肖聞學按察吳公校士雖陽問行劣士不報固問  
之固不報吳公不悅曰寧士比屋君子乎對曰小過  
未嘗無不宜毛舉大過未嘗有不敢誣舉而退其乞  
休牒吳公弗罪也雅重之是時九郡邑獨寧陵無一  
人以行檢黜九郡邑吏若士莫不壯公云自公費詘  
而月考廢君曰功令何可廢也自辦食食有羹肉月  
以爲常與人情厚而禮恭胸膈若易與也義所不可  
卽萬夫莫回取受嚴無世俗猥瑣態嘗自恨曰吾儕  
世指爲笑柄獨奈何復蹈之萬曆辛丑徐兵巡匡嶽

講學唯陳命君率弟子從五口遊君凝重步趨辭色毫  
髮不苟四座爲之斂容病僅而余省之臥一小牀牀頭  
一舊篋來所攜也視歸仍以一舊篋去妻子僮僕索  
如也幾不能還昔人云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貧雖  
小吏有餘貲教官誠貧設若如衆人貧亦不至此矣  
瀕行應期來言別余曰乃翁宦行若聞之乎曰不聞  
鄉行聞之乎良久曰先君猶人耳無表表稱然有一  
二先大父卒於黃陂先叔父與含斂先君奔訃宦囊  
一無所問大輦北來館人戒弗內暑雨如注家人趨  
簷下避之先君終夜依柩披一簑臥泥途中弗避也



號泣愈益甚叔父附名學宮無他望大母謂先君女  
卽真不失一官女弟奈何先君讓宅大母曰無以善  
其身先君讓產叔父鬻之得援例入太學大母乃大  
喜曰吾兒畢此生矣性直每面規人人方飲恨而先  
君已忘之恨者亦忘之他無足述也不敢溢余曰以  
吾所見與子所云皆可述矣乃述而銘之銘曰富不  
必財貴不必官女闕於人而全於天女歸孔安

祭文類

祈雨祝龍王文

頻年苦旱百穀鮮登國稅靡供民生奚賴惟 上帝

仁覆閔下惟 龍王能作甘霖今值夏長秋生之時  
獨靳雲行雨施之惠循省罪端寔由某等蓋膏澤不  
下於民故亢陽特示之罰勉修實政仰荅 天心外  
所願自作之孽寧降割於某身霑足之恩幸蚤及於  
萬姓竭誠拜禱 神其鑒之

祈雨祭元君文

維神道凝沆瀣體合位冥法宮上接九天潛孚密邇  
雲風下環千岫驅使須臾頃者毒風奪潤彌月恒暘  
士女滿郊原揮淚不能成雨臣工走廟社愁懷無計  
爲霖胡不罰及某躬顧乃移之黎庶惟神抱弘滋九



有之心餘普濟萬方之力加以累朝崇奉四海瞻依  
必有汪濊恩波沾濡焦土某欽承帝命祈仰神休伏  
願憫一念之殷誠慰三農之渴望彈一指法雨潤澤  
爾間轟五府佐雷發生萬物某無任精心注盼之至

祈雨祭東嶽文

維神奠安社稷雄四嶽以鎮東方潤澤生民能一朝  
而雨天下邇者舟幾泊土禾欲生煙焦勞屢於九重  
奔走徧及羣祀竊惟泉出山下石乃雲根滙百川而  
爲海况其細流借一霎以濟漕似亦餘事惟某不德  
空懷萬姓之憂繫神有靈當副一人之望茲叩上命

用竭微虔通精白於佞心薦牲醑而拜首伏願昭靈  
溥惠體國恤民千里增波少酬列聖欽崇之典四民  
生色益慰萬方仰止之懷事在徬徨心實迫切某等  
無任勤懇願祈之至尚饗

祭關聖賢文

維神忠義之氣流布兩間正直之靈奕赫萬古某  
於諸祀獨重我公惟是仙誕供以特牲於禮近  
於褻神其實非爲干澤昔明公辭萬鎰之餽難  
媚以私而某厲無求之節神必昭鑒何敢徼福俾  
作神羞停絜犧以息誥瀆特瞻拜以示



尊崇嗣歲如斯敢先昭告

祭孟我疆文

嗚呼吾兄鄒魯純儒吾方墮於言詮而兄示之心體  
吾方迷於萬感而兄歸之同途攻吾之過也若其身  
有服人之善也如已所無至其清操雅尚遠識宏圖  
二十年遊宦而妻無重裙塊然一室而慮周乎光天  
海隅道足以安天下而置之符曹清散心常友夫千  
古而年僅六十有餘豈斯文之不幸耶而吾兄竟止  
斯乎嗚呼君子存亡關乎世道死生且夜爾何足爲  
兄悲吾黨其衰矣則深爲兄悼奠牲帛以陳辭望山

河而引弔望忠告兮無繇永不復親兮色笑嗚呼哀  
哉尚饗

祭王懿菴文

嗚呼四十年親愛二千里關河數舉哭聲幾行哀辭  
豈得盡抒我無窮之感愴哉嘉靖辛亥余就學於甥  
家托食而卒業焉余總角不解事漁村兄姊視余同  
胞甥視余亦若母之同胞也兩年間聯燈共月合硯  
分書惟此身余之身諸所需皆甥家惠而余初遠父  
母兄弟亦不自知其非家云分携而後望思年年及  
余一第叨登自謂報德有日不踰年而余姊沒不及



報又明年漁村兄沒不及報余何能報德甥何所庸  
余報顧自謂懸車之後數相懽好以終餘年乃余一  
命服官南北東西去日問且疎何言始願甥年未七  
十尚能待我歸來而何一疾遂不及相訣耶甥之家  
不患貧甥之子不患不賢而長者尤克肖幼亦駸駸  
振家聲今而後余子視之苟可庸余力何能自愛甥  
當無餘恨矣羈食長安未能撫棺一慟哭南雲在眼  
涕淚爲零甥平生令德余既詳諸誌銘矣余不誅其  
行而直以鳴吾情靈也何居聞余言不尚享

哭李臨野文

憶昔丙辰之歲余有漣川之行初登龍門獲見燕喜  
媿非徐穉爲我陳蕃且念瑣尾之人未有呈身之日  
廣爲延譽時招滿坐之賓密與忠謀不恤羣小之怨  
知同管鮑義比慶廉論文每至夜分談道忘其日晏  
睠言宿昔銘勒衷腸至今幾五十年慕戀常如一日  
逮宦輪各去遂爲落葉之分及役車同歸數有穀熟  
之約書以繼書宛若神情在眼歲復一歲竟成雲樹  
傷心蓋河伯令兩地望洋思君成老倘微軀不一朝  
溘露會面有時詎期薜荔溪翁便作芙蓉城主驚聞  
爲位東望盡哀思幾翻問報之書落月照當年顏色



垂老戀徘徊之夢殘缸話往日襟懷偃蹇衰齡迷茫  
大塊星星老友落落孤吾恨不執紼相將無奈採薪  
爲病嗚呼昔也赫號今也素疏昔也含笑折封今也  
橫波作誄如何此別竟了生平樞進樞停心送汝南  
之元伯魂來魂返神交渭北之少陵會生平之淚於  
一腔畢永別之杯爲三獻念余精意寧不居歆尚  
饗

伐呂益軒祭馮慕崗文

嗚呼慕崗天植忠貞山嶽磊磊鐵石錚錚昔陳瑄之  
煽燄烹焚全楚豈無當事重臣保姦回刃而爲我公獨

犯手濡足覆翼楚人卒嬰逮繫幾至隕身甫得沾恩  
生還故里何一一豎之爲殃竟一疾而不起頃純如有  
徒河之役徃復寧陵見呂司寇道及我公謂海內賢  
家公當魁亞懷抱 社稷蒼生背負家國天下斂練  
初識康濟弘才倘緩急所時有斯固其人哉公與司  
寇未交一言及讀實政諸刻半取司寇常談乃知心  
一道同不必造膝比肩公年甫五十精力未艾其縲  
綆之瘦余竟葆攝其莫濟嗚呼伯寮惑志或可籲天  
宇宙之人多矣何賢者之獨殲豈彼蒼蒼亦惡君子  
箇中三五哲人頻年淪胥以死天若祚宋實賴斯人



人之云亡匪獨君子之屯公若有知舊環可探苟一念不忘吾君來世當畢其願純如一命所羈撫棺未能走雞絮以告虔知我公不棄夫生平

祭周貞節文

有戚之淑媛兮溫惠而貞秉一德以相求兮嬪于先生道萬福安置於晨昏兮躬其臚與滌湔先志意而順承之兮舅姑曰賢謂先生無內顧兮門以內唯子紛百務而掣持之兮井井紆紆遵無遂以自閑兮繫夫子之從蹇不踰乎戶庭兮間指路於歸寧悼薄祐於先媒兮均予恩乎貫魚股禮情而下之兮志同合

於同居婦道終而姑始兮謝長勤就而息泣生別於慈母兮日待予之歸日天胡篤其行兮而斬之年甫稅駕於長安兮乘輜以還聞生者之傷盡兮知死者之德先生飲泣而悼惜之兮欣戚誰同陳椒糝於几筵兮以摠吾誠弭鸞駮於雲漢兮林以芳青

祭吳中淮文

嗚呼吾兄中原麟鳳才辨聰明用之於正昔在甲戌躬第長安兄守廣德余令襄垣余欲龔黃兄欲召杜濟世安民期不相負已余入銓兄補刑曹媵節自許義氣相高兄於丁亥督學齊魯余亦是年分宣東土



論心談道比輿接肩田畫鄒浩無此直言相關者情  
相成者義不謂世間有此兄弟已丑爲別余晉兄齊  
如彼一身裂使東西竟夕依依彌月戀戀抵足離亭  
極目道院春樹暮雲以日爲歲報有書來喜極欲淚  
離合之際天苦抗人兄甫莅晉余又入秦余自秦來  
兄以憂去咫尺須臾不令首聚及余遣祭望望南音  
南音不至忽以凶聞生別惻惻况乃死別問使不終  
余淚爲血千里各天欲見弗能九原他日那復相從  
彷彿舊容依稀舊語歾耶非耶真與夢與彭殤自爾  
達者奚論惟爲造物惜此哲人嗚呼吾兄可無齋志

令妻壽母佳兒能事遺思殷殷孰悔予門余爲後歿  
無異兄存兄多良朋山濤徐勣孰欺吾孤而不相爲  
撫棺執紼道遠若何辦香束帛賦此哀歌巫陽安在  
充塞兩間有感斯格同心之言尚享

祭胡錦屏文

嗚呼吾兄一世人豪神龍不可以羈勒天馬不伏於  
槽櫪志貫虹霓氣吞牛斗薄儀衍而不爲視金張其  
何有其涉世也若弄九轉之丸其立身也若進百尺  
之竿撫劍不回季布之諾推衣每念范叔之寒三黜  
不易一辭而返笑傲鼠薑之樓徜徉雷澤之館所望



待弟歸來直此僦脩或歌景生或記厦塔胡年未六十天奪我兄長安聞訃使我愴情旣爲位而哭之冀便道其一酌十年萍梗東西蹇予懷而莫遂兄能松柏弟已桑榆恐哀夢之無日誅一言而奠之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禹川文

嗚呼天祚聖明必生君子不有達人孰毓其始猗與王公詩禮名門厥祖厥厥考世有令聞公少業儒綽有大志會丁家難身承父事公之孤也母孀弟童泮澗從厚產業讓豐公有七子率之禮教胥列冠裳其德

克肖曰信甫者已丑高登爲小司寇覃恩及公公旣貴矣猶如未貴謝絕有司結懽明輩曾却百金不受私干曾貸逋負不受其還人怨若忘我恩誰記與與由由襟期光霽所望於子移孝爲忠信甫出守不欲南行公曰汝行我力強健勿拂我意我樂汝宦信甫勉從康惠毘陵期藝治效以慰若翁天不憇遺公還大造後命無他惟忠惟孝信甫聞訃徒跣號奔撫棺一慟不知有身鄉失彥方郡失景畧遠近人心靡所依薄昔與信甫初晤都門髮巷傾談知爲正人嗣是締交道義相矢雖不識公因生知死蹇余衰病遠杖



爲難諱詞處告布之几筵嗚呼哀哉尚  
享

祭李吉軒文

嗚呼惟兄剛大之氣鍾爲正人磊磊落落表樹乾坤  
嫉邪則蒼鷹獨鵬光天化日之下難容狐鼠植善則  
解衣推食通淹捩滯之力不啻其身昔令陽城端方  
廉愛召杜去邑至今懷戴及入中臺攬轡澄清嚴飭  
吏治底奠民生棘寺載遷明允平恕民自以爲不寃  
獄草曾聞塞路朝著有公縉紳壯氣座中有公人無  
嫚戲所部值秉軸之豪瑄不識其面座主爲阿衡之

重臣難奪其意猗與斯人旨罍足殿邦胡天不弔令之  
淪亡某等或居同桑梓或年同科第悼哲人之不祿  
共傷心而披淚旣陳薄奠申以告辭公其念我來格  
於茲尚享

乙亥歲忌祭

父文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正月戊寅日朔越忌日甲  
辰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第二男 坤 謹以潔牲  
時饌修果清尊偕官吏人等奔走執事致祭於  
顯考壽官公行一之神配以



顯妣李孺人行七之神日嗚呼傷哉兒自丙申是受  
恩之年逮於甲戌無報德之日瞻昔 家教宰此  
襄垣出而治民入而告 主顧惟乘軒食肉之際  
不見粟粢徒步之人覩異味而傷心逢佳遊而噴  
涕矧此終天之夕是兒觸地之辰不知奚度當年  
已自難爲今日精靈何在憐兒千里之思安有惟  
殷猶憶一堂之食尚享

又祭母文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春正月辛丑朔越忌日壬戌  
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知縣第二男 坤 謹以猪羊

二口南果米麵八样家常飯一棹祭我

母氏李孺人行七之神主配以

顯考壽官行一之神日嗚呼哀哉兒在山西矣兒今  
做官母果不來矣山高路險兒實小心母不掛念  
矣事多身勞每日一餐母不憂慮矣兒往年出門  
見希罕事異樣物歸來張大以悅母心兒近日多  
所見聞歸無所告矣夢中間不是真語紙上見不  
是真容眼底心頭恍惚相依吾母在此不見無奈  
何以爲真在此矣攢筋奪杯往年樂事兒惟歿後  
再得如此矣昔也甘旨防侵不能養老今也甘旨



常餘不及養老兒死有餘悔矣難忍悲哭又不欲  
悲哭恐傷母心矣欲如昔日懽歌又不能懽歌難  
爲兒心矣母不喜見男今滿庭皆男人母只附兒  
無自遜避矣念兒千里爲客請母終年一席可相  
醉飽矣家祭常事兒祭等閑母暫食兒無享家山  
兄弟矣母無速歸兒少眷戀瞻依嗚呼今日兒不  
知其何日矣尚享

先兄嫂祭文

維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二月十日刑部左侍郎  
在京弟坤陳設酒餼率同行宅眷南向慟哭致祭於

宗人府學錄大哥東園公 大嫂符氏之靈曰嗚呼

天平六十年骨肉一旦永隔耶千百里同胞生死竟

不相接耶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生離遂成死

別耶厨中臨別之言遂爲靈牀執手之永訣耶嗚呼

歿生大故兄弟至情追惟往事五內摧崩昔我故業

僅不饑寒自兄管計乃廣宅田衝風冒雪晚眠蚤起

殫竭心思疲累肢體而我安閑優游簡編衣食薪水

兄嫂供焉惟兄愛我父子莫比疾痛如身悲懽若已

嫂氏初來我甫成童 慈親病日誰與看承濯衣爲

履惟嫂是待朝饔夕殮惟嫂是賴豈不孱弱力疾以



支孰是恩也而忍忘之家計漸成兒孫滿眼正宜康  
寧樂此歲晚如何兄疾百醫罔功如何嫂病一歲同  
終別時聲容恍惚如對夢中笑語依稀非晤兄魂來  
耶我魂去耶神憐我思幻相慰耶一柩在堂兄嫂之  
身魂兮安在爲霧爲雲家門無祿死喪叠見致我兄  
嫂殞於南院兄心雖安我心如割百感攢胸如此痛  
何知初克家亦能自愛但我長年卽兄而在一官羈  
絆欲歸未能家園南望淚血如傾嗚呼差胡同虔修祭  
告與弟代陳遙申慟悼嗚呼不寄兄書乃寄祭文天  
乎天平如何我心尚享

先兄嫂送葬文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 兄東園公 華

氏嫂符氏嫂將以是日同歸平肝合葬於我 先考

文選公 先妣李安人寧原西南一世之第一穴在

京弟坤地北天南不能躬送乃魂飛故里贈以絃纒

二端爲文而送之曰嗚呼地下人間從此永隔卽疎

交淺知罔不傷心引紼况我六十年同胞骨肉耶想

離庭出戶歸土入泉晉魂戀魄豈不望天涯兄弟輿

畔追隨行行步步欲語不能欲離不忍耶 兄有治

命囑弟莫歸弟求歸未得坐成隱忍此時此情悔恨



莫及真三公不換者而弟竟爲行人遊客若罔聞知  
人非土木如何爲心望迷南雲一慟欲死何物功名  
令人作如此苦耶嗚呼傷哉乃 兄嫂則有遂矣自  
戊辰辛未 爹孃棄我獨處寧原蕭蕭星夜久無長  
伴之親男妻妻霜朝僅有先亡之季婦何人世兒女  
之權忻而泉臺 父母之岑寂也弟每入平阡徘徊  
雙碣恨不早侍 先靈於地下慟哭 兩親之前  
道三十年離思之苦而兄嫂今得侍矣地下骨肉半  
於世上親妯娌四人庶婦兩人孫婦一人九原有家  
共此堂室之樂矣 二姐 四姐久在幽冥一隧相

通共此親戚之樂矣紅塵無百歲之家黃壤自下年  
之宅弟今年六十矣髮半白齒半搖豈能久此人世  
哉爲我報 爹孃弟從宦仁慈立朝正直不辱名喪  
德以貽父母羞早晚得 朝廷恩贈 祖父母 父  
母皆三品卽掛冠而歸撫育痴幼子孫稍稍成立便  
可從先人於地下矣茫茫旅舍擾擾行商生者漸近  
死程死者又登生路與兄戀戀難割者世情與兄倦  
倦相慰者達語也嗚呼千里一言萬古一別洒泪成  
文惟兄嫂鑒之

祭三弟文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霜容慘悴物態淒其二  
兄某乃以豕羊肴饌哭於見朴賢弟三哥之靈曰維  
予與弟共一 爹孃生而接乳寢則同床娶妻而後  
遂分兩室離居而後遂分鄉邑相隔雖疎僅三五日  
自予遊宦千里爲分十年五年纔一談心嘆衰年之  
手足望歸日以常親比及歸來各逐勤苦每旬月不  
一相逢而聚談多懊懣之語方欲拋却塵紛杯酒聚  
樂昏不知命之陰傾俾吾弟一疾而不藥憶弟病日  
痛楚呻吟覩酷瘍之肆雪每飲泣而傷心嗚呼遠則  
相思近又相違知天歿之驟及胡二年之間不日依

傍而夜追隨昔也初終弟猶在牀既也就木弟猶在  
堂能幾何日弟且永歸千萬年不且之幽房滿堂人  
去獨予偃蹇想六十二年於一時轉千百種淚於兩  
眼何年入我門一步再能呼二哥一聲幾度來吾夢  
寐那復舊日分明嗚呼別弟日遠會弟日近以弟之  
壯于我也猶先我而下矧予之衰病相催又何旦夕  
之敢問惟是一息餘生爲弟兩兒作主汝兒能體汝  
心汝子肯從吾語家食雖設不能共觴一字一淚斷  
我肝腸弟在斯否慰我徬徨尚饗



品案介龍姓不詳其籍

去偽齋稿跋

讀父書有感

探賸索隱者鈎玄以為奇藻繪機葩  
者搗霞而絢采為無闕世道莫裨身  
心即衙官屈宋鞭撻揚馬自稱千載  
獨步者亦雕龍剩技耳家君為文非



談性命真詮則論身心實理明千古  
不易之絕學策萬世可通之政治蓋以  
心得之學獨到之詣發精切之語透悟  
之言具此一種學問方有此一段特識  
抱此一副腎腸方疏此一篇議論以  
心傳以理傳豈在言語文字間哉至

於体裁之正  
以鑄意之高遠造語之  
精工引用之博洽闡發之透徹懇  
到詞章之明切簡古余未見吐白  
鳳炫透序者何如恐亦未必出家  
君右矣具隻眼者一披閱當自得之

音



萬曆丙辰冬十二月既望男呂知臬

頓首謹識

跋

先司寇文集一生精神學問所寄也  
讀書得之心悟不事言詮作文抒自  
性靈深鄙勦襲事親以孝孺慕終身  
處兄弟以友恭數十年如一日也登  
第後兩縮花封流聲愷悌七階銓政



標譽公平藩臬東省秦晉著有治績  
見之條約開府三晉著有實政錄念  
念君民言言經濟凡所條奏多見採  
納擢協內臺著有憲務書責成御史  
澄清天下任刑部疑獄重情多所平  
反執奏不阿計安皇嗣疏陳憂危字

字血誠忠愛耿耿里居二十餘年杜  
門著書不預外事至關百姓疾苦數  
世利賴者則媿媿條議不憚諄切也  
若建議展城請免河工等事邑人德  
之迄今勿替建宗祠著宗約設家塾  
群族子弟之俊秀者於中而督課之



範圍於禮法之中罔敢有踰閑者享年八十三歲讀書忘食忘憂生平所言所行者性命身心家國天下八字所著有實政錄閨範呻吟語憂危疏交泰韻無如陰符經註四禮疑翼小兒語宗約歌河工書寧陵縣疾苦條

陳修城書展城或問省心紀等書行於世崇祀名宦鄉賢復建特祠祀焉生榮死哀先司寇當之無愧矣文集昔年刊之金陵者兵燹之餘板皆殘毀且字多差訛魯魚帝虎不可傳後今復購梨繕寫授良工重梓焉板藏



於家子孫世守之勿鬻之他人勿付  
之釜爨違者以不孝論罪

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孫男慎多恭志





